

彭宇告诉天纾,暑假过完,他就要去明尼苏达了。范天纾听了后,笑了笑,说她早知道了。她的淡定让他惊讶。有一刻,他的心理防线要崩溃,或许他应该放弃物理,就地转学,转成计算机,和天纾同居。可是他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颗对女人的专注的心。太容易的得到,往往不会想到失去后自己能不能够承受。徐红是他的第一次,原本以为他和徐红可以长相厮守,白头偕老,可是现实蛮不是那么回事。范天纾带着他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 新的景象和新的冒险。他害怕他的视野就此打开,一发而不可收。人不应该活在未来,但人总是不甘于被囚禁在现在。

天纾说:"你走之前,趁暑假,我们去旅游吧?"

他们最后决定去夏威夷瓦胡岛,因为天纾要去 North Shore(北岸)冲浪。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向大海发泄。同样,有什么眷恋,也请向大海倾诉。

飞机上,坐在彭宇边上的天纾很安静,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彭宇就想,天纾的好处就是她既不扭捏,也不作,更不做作。天纾当得起媚好两字,就是不丑不陋,不粗不野,不瘟不暗,又柔又刚,一种清新飘逸,光彩照人之美。彭宇和天纾都是北京人。奇怪的是天纾却有着上海滩女人包括冯程程她们特有的经典奶型,就是那种基座很大,但不高,却很圆润的样子。他看着她的胸脯,立即有了自然勃起感。

他想起了一首南北朝乐府诗:"

托买吴绦束,
何须问短长,
妾身君抱惯,
尺寸细思量。"

吴绦束当是古时女子束胸之物,一种薄薄的丝织品,是胸罩的雏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Victoria's Secrets, Sonoma, La Perla。女子托恋人去买胸衣,男子问要什么号的,女子似娇似嗔说,你还要问什么啊,平日里你肆意轻薄,抱也抱惯了,自己去想想什么尺寸。

彭宇想,他知道天纾的号码。

他试探着用手背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腿。天纾似乎有了反应,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分开了二郎腿,两腿放平在地上。彭宇脑子里又想到了"mile high club",就更激动了,于是直接把手插了进去。真是温暖啊!虽然隔着底裤,还是能体验到肉感和温度。天纾突然做了个动作,就是把航空公司发的薄薄的粗制滥造的毯子,盖住了她身体,也盖住了她的脸。机上干燥的空气,让毯子在她头发上产生了转瞬即逝的静电。她开始颤抖,一阵又一阵的。后来两人终于平静了下来。彭宇把手抽了出来,握住她的手。她说:"你的手怎么还是那么冰凉?"然后两人闭上眼睛依偎在一起睡了,她的手靠着他的手,他的呼吸吹着她的呼吸。等醒来时,飞机一阵晃动,女乘务说要降落了。

他们的手一直没分开过,包括租车,开车去旅馆。坐上车的时候,技术上有些难度,但挡不住热恋中的男女。天纾坐上车后,手猛一拉,彭宇一惊,倒在她怀里,然后他越过她的身体,越过换挡,坐

到了驾驶座。

两个人搂搂抱抱到了旅馆的房间。出乎意料,她用房卡开门的手是颤抖的。第一次,房卡前后反了,第二次房卡上下反了。连续几次门都打不开,最后彭宇握着她的手,两人才打开了门。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他将她推到门上,他将她推到墙上,他将她推到床上,他将她推到床上的墙上。突然她说停一下,他很不情愿,但还是停了下来。她缓慢地从床上爬起来,就象一只优雅的狐狸,跳着最美的舞。然后她把她的裙子脱了,把她的乳罩解了。在她把她的短裤褪下然后踢开的那一秒,她说:"我准备好了。让我们的狂欢开始吧。"

他想:"人生不会有太多的选择。一旦有,你就把整个的生命,把整个的生命,填充到铜的壳里,填充到铜的壳里,扣动你生命的扳机!"

他说:"我也准备好了!"

完美的性爱有三个时刻。

第一个时刻,是妩媚的女人褪尽衣服的那一刻,自然造就的最美的艺术品完整得展现在面前。白皙高耸的双乳像早春刚出窝的雪兔,蹦跳着要吸引守候了一冬的猎人的目光。浅浅的乳晕,细如凝脂般的肌肤,紫水晶般的两粒葡萄,那是即将从她身体里滑落的水滴。

第二个时刻,是他进入她的那一刻,一个人的灵魂进入了另一个人肉体的神秘世界。肉体的接触是为了灵魂更靠近,是为了表达一个生命,是为了接纳和感受另一个生命。这一刻,所有的伦理道德都变得无力。这一刻,只是两个,或许是孤魂野鬼,或许是残枝败柳,但强有力地挣扎着的生命间的互相欣赏和互相取悦。

第三个时刻,高潮的那一刻,极致的快乐起源于人们给事件赋予的意义。高潮瞬间,正是临界点意义跃变的那一刻,也就是她被子弹击中的那一刻,她的娇躯如一片薄薄的纸片,被挤压在生与死之间。

她说,这次吃饱了,就像松鼠攒了很多很多的松果,等他走了,她就靠这些松果过冬。

晚上两人拉着手吃了晚饭,拉着手逛了崑基基海边的街,一边接吻一边看夏威夷人的草裙舞。他们拉着手,爬上了钻石山顶,西方的落日红云,深蓝和橘红夹杂的太平洋的波光粼粼,沿山路的郁郁葱葱和山脚下的星星点点,远远的几只海鸥不经意地飞过,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时间依旧在流逝,但他们两颗心的位置,在那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傍晚,停在了坐标

北纬 21.263460700000000000
西经 157.805270299999960000

所有的关系都是一样的。陈城收到高阳一个电话,他让她去 Le Papillon。在同样的靠窗的位置坐好,高阳居然给陈城要了一杯女人咖啡,当然加了炼乳。他说:"你试试这个。我特意让他们用了不加糖的炼乳。"

她问："为什么?"

他肉麻地说："你已经够甜了。"

她喝了一口，又问："你想我了吗?"

"是。我对你的思念有很多的方面，也有很多的方式。" 他答。

"不许你惦记那个地方!" 她话音一落，她和他互看了一眼。

两人迅速地吃完三明治。她没有说"我饱了"，却说"我饿了，我们回去吧"。

庄高阳沉默地坐在陈城的大床对面三步之遥的电脑桌前的一把椅子上面。那是一把红色的 wishbone 椅子。她喜欢红色，因为红色是定义颜色的 RGB 里的第一字母 R，是能看见的光，是人的眼睛最敏感的光，是波长最长的可见光，是原色。红色是烈焰，是熔岩，是燃烧的激情，是生命力。他一手抚摸着陈城的胸，摸得她心慌。她用眼睛测量他的身体，觉得他身板长得和她非常匹配，她这么个身高，如果侧坐在他大腿上，她的脑袋正好放进他的肩膀窝，两个人可以吻，也可以做。若她正面坐在他大腿上，高度也正好合适，可以捏他的耳朵，可以咬他的耳朵，也可以做。

她喜欢意淫，但这和欲求不满无关，任何充满想象力的活力四射的生命都爱意淫。

她还没有坐在他的大腿上，她只是站在他的面前。她更往他的方向靠近。他两腿分开的形状就象 wishbone，但不同的是它们是动态的。她一靠近，它们就有力得把她夹住了，她无法逃离。既然无法离开，那就更近些，那就接吻吧。她对接吻特别贪婪，怎么吻都不够。碰到自己喜欢的人，她会情不自禁地想吻他。如果有那种无意义的性，她不会让别人碰她的嘴，心对口，口对心，她无法和没有感觉的人接吻。如果其他地方都暴露了，她也会把脸包括嘴蒙上。吻是无条件反射，是本能，是新生命在母亲怀里对爱的第一次探索。如果他愿意，她可以和他一直吻下去，吻到地老天荒，吻到永垂不朽。

她终于坐到了他的身上，双腿使劲缠着他的腰，胳膊搂着他的脖子，身体尽力与他的身体靠近，靠近。她感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顶着她的小腹，并且不断壮大。他抱起她，将她放到床上，拽下裤子。他滚向她。她滚向他。她滚到他怀里。他滚过去接住她。他们抱在一起滚。滚向床头，滚向床尾。滚到左边，滚到右边。在他要进入的那一刻，她眼睛闭着，喘着气对他说，声音很轻很轻，但他听得很清很清："如果过一会儿我控制不住自己，停不下来，你一定不要射在里面。" 他让她睁开眼睛，冲她一笑，点了点头。他灵魂的真空贪婪地品味着她肉体每一寸的美丽。她肆无忌惮地叫着，感受着一阵又一阵冲撞，刺激和快感一波又一波地在身体里荡漾。他们紧紧咬合着，上面的唇舌和下面的性器。他们是最匹配的螺丝和螺母，同一种材质，同一种规格，不用费力就能拧紧，又天衣无缝，不留一丝空隙。他控制不住的时候叫她快停。没想到她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肯停下来，然后用她的双臂紧紧地圈着他的臀部，她说，很短促，"射进去！" 他感到她一紧，就不行了，下面的激流几乎压制不住，就像心脏要跳出胸膛。他还想尽力试着拔出来，结果被她擒住，动弹不得，他终于放弃了挣扎。放松的一刻，反弹的压力把他的心脏射出，在她的体内，由下往上，直冲向她的胸膛，冲上云霄。

人的防线，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

周末,陈城和高阳几乎一直耗在床上,用各种方式享受玩弄对方的身体,也让自己被玩弄。轻风细雨地按摩亲吻,疾风暴雨地震荡冲击,他们渐渐融为一体。他们像是广袤寂静凋零的沙漠里两只形影不离的发情期的非洲狮子,用身体交流着,厮守着,相拥着,追逐着,咆哮着。

星期六一大早,彭宇开着车,沿着2号公路转99号公路,一路向北,带着天纾奔向她憧憬的冲浪胜地 - 哈雷瓦海滩(Haleiwa Beach)。到了后,一上午他们悠闲得在小镇闲逛,吃了车餐厅的简单鲜虾料理。天纾心情特别好,还拿起记号笔在车上写了一行字: Vivez le rêve! 彭宇说:"只知道你会英语德语,不知道你还会法语。"天纾甜甜地一笑,说:"现在你知道了吧?"

逛完他们去冲浪店借了滑板,她选了红底上画大朵大朵夏威夷木槿花的滑板。天纾在厕所里换上冲浪衣出来,彭宇抬头一看,惊了,只知道她不穿好看,没想到她穿着从脖子到脚踝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冲浪衣也那么好看。她轻快地对他说:"走了!你在岸边等我啊!"就抱着冲浪板一阵风一样冲向大海。

冲浪初学者一般无法掌控浪,滑板和自己的关系。基本上还没划出去,就立刻被浪打回来。好不容易划到待浪区,已经筋疲力尽。好浪来了,也无法把握住,常常整个身体被重重得摔到水里,又被海浪卷进浪里。很多时候,浪有将近一层楼高,看着就让人害怕。不过,天纾后来发现一个诀窍,就是要勇敢,更勇敢,战略上藐视你的敌人,越不怕浪,你就越能掌控它,越能在与地心引力和潮汐力的搏斗中升华。驰骋在海浪上的快感,那是在不自由中得到自由的快感,那是从茫然到必然到自然的快感,那是失控后重新掌控的快感,那是虽然知道自己渺小但仍能感受巅峰时速的快感。那快感真的只有站在板子上的人才知道!

某种意义上,冲浪和生活是如此相象。"Surfing is a sport about how to operate the current." 这里"current"是双关语,既指洋流,又指现在。生活就是把握现在,把握机会,是冲出禁锢获得自由,又是让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大自然给我们的浪每一个都不同,生活丰富多彩又烦乱。有时冲浪又象小时候小朋友在后面追逐,那种单纯的快乐令人向往。当然,冲浪也和生活一样,危机四伏,多少冲浪者出师未捷身先死。

彭宇就斜躺在沙滩椅上读书,不时抬起头看看不远处在水里嬉戏的天纾,她象蛟龙在浪里穿来穿去,还常常发出奔放的叫声。

他读的书是斯蒂芬霍金第二版"时间简史"。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一望无际的大海,阵阵涛声,读这本书真是太契合了!新版加了很多令人震撼的有关宇宙的插图,也加上了科学上的新发现,但这本书的哲学思想其实没变。大意是时间在大尺度范围内统一了度和量度,并标记物质状态的变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时间仍在,是我们在飞逝。并不是我们抓住了时间,而是时间抓住了我们。一个人的生活越充实相对来说他的时间就越多,有人说生命就像一部小说,好不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是否精彩。彭宇经常想,如果说宇宙共享物质基础,那么何以区别宇宙中不同的生命个体?假如一个人死了,但他的思想言论行为仍为活着的人们所记忆,那么这个人真的死了吗?

他抬起头,正好看见天纾从吞噬她的浪里钻出来,一跃而起。她朝向他,把双手放在嘴上,又向空中抛出双臂,似乎是向他送出飞吻。然后她在海浪的顶端,腰肢有力地一扭,身体在空中潇洒地

一转。他笑了一下，又埋头书中。

等他再抬起头，天舒不见了。周围的噪音突然在他耳边消失，他急切地往海边跑，大声呼唤，没有回声！他似乎看见天舒的红底黄花的滑板在浪里起起伏伏，但那板上没有人。他内心一阵恐惧，又急忙往回跑。救生塔上的救生员看见了他，从塔上下来询问。他不知道也不记得到底对救生员讲了什么，不过似乎救生员明白他的意思。短短几分钟，所有的救援人员，包括直升机，救护车，救援船都到了，但人却没找到。

他最后看到她的那一眼，她在海浪的顶端，腰肢有力地一扭，身体在空中潇洒地一转。那一个定格，正似琥珀的形成，无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生命停留在最美丽的瞬间。哈雷瓦海滩的坐标是

北纬 21.598838400000000000

西经 158.103270899999980000

海岸搜索队搜了两天，甚至用了潜水员，最后只找到天舒冲浪衣的几个碎片。警察说：“可能是虎鲨，但是没有证据。如果要出报告的话，要么是溺亡，要么是失踪。”彭宇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他把胡子拉渣的脸埋在双手中。他听人说过，淹死的人浮上来时都和床上做爱姿势一样，所有的女人都是肚皮朝上，所有的男人都是肚皮朝下。他现在没有看到天舒最后的姿势，这怎么能是溺亡呢。他摇了摇头，脸因痛苦而扭曲着，说：“我无法做决定。”是的，法律上，他和范天舒什么都不是，他不能决定她的去向。

在加州，陈城和高阳还躺在床上。他们抱在一起，说话抚摸，好像永远不够。两个能激情做爱的人，就不应该分开，应该一直做到不想再做为止。她对他说：“你先起床。”他对她说：“你先起床。”“你先！”“你先！”然后她笑了，说，又不是挂电话，总要让对方先挂。

他说：“我出个题。你做得出，我就先起床。”

他接着说：“你的头顺时针旋转，你的舌头同时逆时针旋转。你试试看你能做到吗？”

从庄高阳的语气里，陈城可以猜到，显然她做不到。她还是决定试一试。她把舌头伸到高阳嘴里，说：“我的舌头在逆时针旋转。”

然后她问：“你呢？大头换成小头呢？小头跟舌头可不可以同时分别顺时针跟逆时针旋转？”

他笑了，说：“我不用小头这个词。”

“你用什么？”

他开始长篇大论：“我用鸡巴。本来我想用阴茎的，这词总让我闻到福尔马林的味道。那么尘根呢？暗合了女娲和上帝他们制造这种东西的材料，毫无激情。阳具，这词显然和阴茎唱对台戏，也真的没人说过阳茎和阴具，就好象我们说“没鸡巴意思”或者“有球的意思”，而不是反过来，而且阳具这词似乎否定了鸡巴的撒尿功能，而我们大多数时间内是用它排泄的。其它一些词如老二，卵，球，屌，偏重对睾丸的形容，而小和尚，小鸟，短裤里的雪茄烟等又偏重对阴茎的描写。只有鸡巴这个词准确地表达了男性外生殖器官的统称，而且还富有文化含义。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这个鸡巴从来就是以鸟谓之。你看睢字，真不知道人是用鸟来比喻鸡巴在先还是用鸡巴比喻鸟在先？”

她好奇了，问：“睢字什么说法？”

他听了她的问题，得意得狂笑。她甚至觉得他有点轻薄。他说：“睢字里有且，而且的且，且就是鸡巴的意思，诗经年代就有‘狂童之狂也且’！的说法，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丫狂什么呀，屌样！”

她明白了，也不示弱，反应很快得接着说：“那就是说，蛆是虫子的鸡巴，沮是水的鸡巴，咀是嘴的鸡巴，具是睾丸大的鸡巴，直是信基督教的鸡巴，上帝给男人的鸡巴上安个十字架让他们不要淫乱，这就是直，就是道路。难怪上帝不喜欢弯男，喜欢直男。”

他惊呆了，看着她性感的嘴唇鸡巴来鸡巴去，简直是鸡巴的盛宴！他忍不住朝她扑过去，说：“我的鸡巴要钻出来看你！”

她说：“我喜欢说鸡巴的男人。敢用鸡巴这个词的男人至少是至性之人。”

终于他们起床了。陈城坐在床沿戴乳罩，高阳站在她旁边穿长裤。这时，他右侧裤子口袋里掉出一样东西，就掉在她的脚边。

这是一本支票本。很不幸，支票本正面朝上，背面朝下。支票也被用过了，没有封面，第一页就是赤裸裸的一张支票。

世界突然静止了。庄高阳曾经设想了好几种陈城发现他已婚的可能性。比如：她某一天突然直接问他，你结婚了吗？或者她从别人那听说他结婚了。或者，她到网上查。可是现在....

因为支票本就在她脚边，她看得一清二楚。支票左上角加深得印着两排名字。第一排当然是“Gaoyang Zhuang”，第二排是另外一个人的姓名，陈城感觉自己要哭出来了，接下去几排字当然是地址。这是银行联合帐号的支票！快感和痛感，天堂和地狱，居然在一分钟内就实现了转换。

就在那一刻，远在夏威夷的天纾，身体在空中潇洒地一转，消失了，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陈城脸由红变白，由白变红，最终，她还是弯腰捡起了支票本，递还给他，说：“庄高阳，你结婚了？”

高阳无言以对，人就傻在那儿。陈城打开卧室的门：“你走吧！”

回到加州，彭宇似乎得了 Cotard 综合症，就是他认为他其实已经死了，他的意识只不过是仍旧存在于他身体躯壳里面的一个小火星。他没有情绪，没有感觉，没有对错观念，没有哭和笑。对他而言过去和未来是没意义的概念，只有眼前的数字和事实。他每天准时起床，准时去实验室，在那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得做着实验，演算最复杂的方程式，准时在晚上 12 点回家。他一上床就睡着，没有梦，更没有泪。他的肉体已经死了，他完全没有任何对风险的计算。选择对他来说既不存

在也不需要存在。他没有记忆,如果有也很短。他脑里的内存全部用来处理那些现时的,完全符合逻辑的冷冰冰的存在。他不怕死,因为他已经死了,就像 double jeopardy, 没有人会死两次。他不享受任何吃喝和其他感官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欲望。完全没有欲望,连烟瘾也没有了,因为他得了 Cotard's syndrome, 换句通俗的话说, 他已经死了!

直到有一天,他一边拿着纸笔计算数据,一边就看见他的一颗颗眼泪滴在纸上,触目惊心,蓦然回首,窗外是繁星满天。自从那次钻石头山顶的落日,他已经很久没看见太阳了。他才意识到他最爱的人已经死了,爱她的另一个他也死了,可是这个他还活着。

比平时早了好几个小时,他走出了物理楼。一阵风吹来,吹干了他的眼泪。在风中,他点燃了一根烟,"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The wind is rising! We must try to live)。痛着,他的病好了。

高阳走了以后,陈城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后来她知道她得知庄高阳有老婆的那一天,范天舒人间蒸发了。天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陈城的标杆和榜样。天舒敢做陈城不敢做的事,天舒敢说陈城不敢说的话,天舒有陈城不敢有的梦。并且天舒活着她自己的梦(Vivez le rêve),丝毫没有任何大惊小怪。如果天舒在,天舒或许会给陈城一些指点。现在陈城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能徒劳得看着自己欲望继续滋长满溢的心情,就有一股窒息的感觉扑面而来。有的人死了她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她已经死了。

她一方面希望高阳打电话来找她,解释也好,说胡话也好,哪怕他就是在电话里叹息。可另一方面,她又害怕接到他的电话,她以后以什么面目,什么身份见他?想到这,她就在心里暗暗骂自己傻B,是自己傻,为什么要侮辱生殖器?生殖器怎么能用智力来衡量呢?完全是她想当然,连他的婚姻状况都不去了解。这次阴沟里翻船真是辜负了自己这么多年接受的科学训练。陈城想着,就直叹气。

高阳真的整整一个月没有给陈城打电话。他心里面也在反复地挣扎,他不断告诫自己:"我们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一定是火山爆发!"他想到她,心里难过,而底下却泪水涟涟。

她一直在等,他一直不打,两人就这样僵持拉锯着。到第三十二天,她心里想,"你再不来电话,我恐怕你长什么样都要忘记了。"他是不是真得想通了,想回归家庭婚姻了?可是,回得去吗?就象非处女想回归处女。这世界的确虚伪矛盾,身在其中的自己也不例外。

思念的煎熬,终于,冲破了理智的防线。他拿出他的诺基亚手机给她打了电话。她接到他的电话后,第一句居然是:"这么多天,你没有我是怎么过的?"

他气哼哼得答:"我不能想其他法子吗?地球又不是少你一个女人就不转了?"

她能想象他在电话后面翻白眼,没好气地扔下句话:"有种嫖妓,无胆偷情,你不是男人!"

他刚想说:"我有我的双手生死不离。"

她在那头抢了先,说她病了,改天再聊,啪的一声,电话挂了!她是病了,至少得了 broken heart syndrom。她放出了感情和肉体,投入了心灵的寄托,改变了生活的重心。这一切意味着她把伊

甸园里的那条蛇放出来了。她已经不能自拔了。

他又拨了个电话过去:"别挂! 其实我在你家门口。我可以治你的病。"

她开了门, 可是又后悔了。

她告诉他, 他已经是结婚的人了, 请不要这样。他说她装模作样, 说教, 就是嘴巴硬, 其实不过是想掩饰冲动渴望的真实内心罢了。他还连问了几遍, 对不对? 对不对? 她说, 你智商超高, 难道真的要把人看透才罢休么? 为什么要这样咄咄逼人?

可是就在他一下子洞穿了一切, 说穿了她内心所有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她已经撑不住了, 低头不再看他。他却又追加了一句, "为什么你的眼睛不敢看我?" 她抬起眼睛注视着他, 眼已经被雾蒙住, 看不清他是什么模样, 黑暗中只剩下他的一双眼睛, 亮闪闪的, 期待奇迹发生的眼睛, 那两维印象。可是她曾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得摸过他, 记忆中的三维还是那么清晰。

他一言不发, 注视着她, 目光停留在她身上, 然后又扫来扫去。他目光每扫过一下, 她就觉得她的衣服被脱去一层, 再脱去一层, 最后感到自己完全得裸露在他的目光下。她脸在发烧, 身上也在发烧, 呼吸加快加深, 下体湿涨, 甚至都嫌乳罩把她的胸腔勒得太紧。

就这样僵持了很久, 她说"你无耻!", 他点点头。

她又说:"你无聊!" 他表示同意。

她最后说:"别干傻事! 这不符合逻辑!" 这句话好像激怒了他, 他绕过桌子, 径直走过来, 用手抬起她的脸庞, 吻她, 她没有拒绝; 他紧紧抱着她, 她也没有拒绝; 他脱去她的衣服, 这次衣服真的是一层层被脱去, 每一层被脱时她都没有拒绝。

她对他说:"我要打 911, 报告警察。" 他把她紧紧得箍着说:"你去打呀!"

她又说:"信不信我告诉你老婆?" 他还是箍着她:"我信!"

最后她喊了出来, 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我要你! 我要你! 让我陪你一起无耻吧!"

(这章完)

